

勇 敢

(第二部)

勇敢

第二部

薇拉·凱特玲斯卡雅著

关子素译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

1

建設局局長辦公室的門口，站了一長列等候接見的人。黑龍江鱈魚把大家的次序排好，並囑咐每個人說：“談話不要超過十分鐘。”

克來拉·喀蒲藍用胳膊肘推开女秘書，把局長辦公室的門稍微推開了一點，從她的低嗓音里透露出激動的語調：

“維爾涅爾同志，請您接見我！”

女秘書揪住她的手，可是克來拉抓住門，兩眼直瞪瞪地向辦公室里瞧。辦公室里有兩個人正站着談話。儘管克來拉從來沒見過維爾涅爾，可是她立刻就認出哪一個是他了。筆挺而勻稱的身材，威嚴的面孔，冷靜的態度，正如她在邊區委員會里有人對她說的，“是一個盛氣凌人、嚴厲而自高自大的人”。

“同志，有什麼事？”他有禮貌地板着臉問了一聲。

克來拉滿臉通紅，但是她還是走了進去，把門虛掩上，她象小學

生似地急忙解釋，說她是建築工程師，是到這兒來工作的，要和他談談。

維爾涅爾微微低著頭聽她說著，不時地瞟她一眼，然後對她點了點頭，但沒有伸出手來向她問好。

“很歡迎，請坐，我馬上就來。”

他挽住原來和他談話的那個人的手臂，在辦公室裡踱來踱去，繼續小聲往下談。儘管克來拉·喀蒲藍對他的過分豪華的修飾不能有所責備，但是他的豪華的舉止卻引起了她的情緒和懷疑。辦公室裡講究舒適的陳設也同樣使她氣憤，因為這種陳設會使人忘掉這是個鄉村的富農家裡的房間，忘掉四周的環境還是雜亂無章，還是一些草棚，還是沼澤和大森林。“我能同他合作嗎？”她擔心地想。

他談完了話，把那個人送到辦公室門口，然後就坐在沙發椅上。克來拉仔細打量著他那黑黝黝的瘦小的臉、薄薄的嘴唇和聰明而冷冷發光的眼睛。

“請談吧，”維爾涅爾冷淡地說。

“不行，合作不了，”克來拉思量著，同時勉強地簡單地說，她是有五年工齡的工程師，先在列寧格勒工作，後來自願到遠東去（她說到自願這兩個字時很生氣，在她的蒼白的腮頰上浮起了一層紅暈，很久不褪），在那兒一個建築公司裡工作了兩年，現在才離開。……

“可以說說您為什麼離開了那兒的嗎？”維爾涅爾冷淡地問。

“我離職的原因，監察委員會正在調查，”她一面說，一面想鎮靜而有力地說下去，可是嗓子却不聽她的話，又發出了激動的聲調，“簡單地說：那里太平觀念和蒙混掩飾的現象很嚴重。可是當地的黨委會却袒護這種現象。我提出批評，事情鬧到邊區委員會去，可是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們借口‘緊縮編制’，把我解職了。我本可以通過邊區委員會恢復職務，可是我不願意這樣做。不過，”她頓了一下，“您自己也可以去了解。”

維尔涅尔低下头去，并不反駁。

她緊張地坐着，非常气憤。

“我們現在还用不着建筑学啦，”維尔涅尔說，微微地笑了一笑。
“您了解一下我們的工程，就会知道，目前……”

“我已經了解过了，”克来拉急忙打断他的話說。“我在这儿已經住了三天，我已經到各个工区去过了。我到过草棚、木材厂和各个制造場。請您告訴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在这样一个工程上，四个月来一共只盖起了三所住房？”

維尔涅尔沒有回答这个問題。他怀着好奇和同情的心情，端詳着这个神經質的年輕女人那張消瘦而蒼白的臉。他很喜欢她。

“已經来了三天嗎？”他重复了一句。“怎么沒有人向我报告呢？为什么您今天才来見我？把您安頓在哪儿了？”

克来拉惡狠狠地笑起来。

“就連今天他們还不愿意向您报告呢。您的黑龙江鱈魚……”

“誰？”

“您不知道您的女秘書叫黑龙江鱈魚嗎？”

他从心眼里大笑起来。

“实在不知道，这倒是很中肯的……”他沒有讓自己过分欢笑，接着問道：“那么她对您說了什么呢？”

“她說，干部的事归格拉那托夫管，生活安排和所有住宅——您明白嗎？所有的住宅呀！——归柯查涅尔管，生产归总工程师管，只有他們之中的一个人派誰来，誰才能見您呢。……”

維尔涅尔皺了皺眉，但並沒有反駁。

“这三个人，我都去見过了。柯查涅尔簡直就不知道該把我怎么办，他还这样問我：建筑学家在这儿有什么事可做呢？嗯，我們不必提他了，”她認為柯查涅尔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，不值一提。“您的总工程师是个很好的人，看样子是个共產黨員，可是他也不知道該把我

怎么办。您的副局长格拉那托夫，我觉得他是个官僚主义者和神经衰弱的人，所以我就来见您了。”

她说了这些话，是为了要发泄三天来一肚子的闷气，可是她自己又觉得说这些话是多余的。不过，据她看来，要是越不过横在她和维尔涅尔之间的鸿沟，就应该坦白地告诉自己和维尔涅尔说，他俩合作不了。

维尔涅尔站起来，走到她的面前，弯下腰对她说：

“一年以前，我的副局长格拉那托夫曾经被监禁在哈尔滨的刑讯室里，他的指甲被针刺过，他的双手被烧红的铁烙过。……请您不要急忙地做出结论，很容易做错的。”

她很是不愉快，缩着身子坐在沙发椅上，心跳得很难受。

“您给我的印象很好，”他说，他眼睛望着旁边，好让她能恢复常态。“显然，您很有毅力，而且也喜欢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工作。至于您的这种轻率行为，我并不想来夸大它的用意。虽然我认为这种轻率行为对您所经历的不愉快的事曾经起了作用。”

“假如您怀疑……”

他用手按了一下她的肩头，随即就拿开了。

“不要再提了吧，”他说。“至于您是个不安静分子这一点，我倒是毫不怀疑的，我敢于把一个不安静的分子录用下来。”

“我只是履行党员的义务，”她顶了他一句说。

她仰着头跟人说话，感到很不方便。无疑地，维尔涅尔镇静沉着的态度是高她一等，她心里很生气。

维尔涅尔从她身边走开，谈起了当前的工作和建设方面以及建设局方面的缺点。

“您看到我们只盖了三所住房，觉得很惊奇吧。我们现在正加紧工程的速度，一切力量都用来建筑工厂。您看见草棚了吗？”

“我本人已经在草棚里睡过三夜了。”

这回維尔涅尔可火儿了，他用手指使劲按电铃。“电铃倒已经装上了，”克来拉说。

“把柯查涅尔请来，”他气冲冲地吩咐女秘书。

“我住在草棚里也很好，”克来拉看到他气愤的样子，得意地说。“女共青团员们把我收容下来。三天的工夫，我知道了很多的事，换个环境，就是一个多月也不会知道这么多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您对人不够爱惜，”她接着往下说，眼睛并不看着他。“您的共青团员们真好极了！”

柯查涅尔进来了。

“以后，新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您必须立刻向我报告。”維尔涅尔对柯查涅尔下命令说，眼睛并不看着他。“您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……喀蒲蓝同志会住在草棚里的？”

“我向您保证……”克来拉插嘴说，但維尔涅尔作手势阻拦她说下去。

柯查涅尔嘟囔地解释。

“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喀蒲蓝同志安排在管理部的房子里，”維尔涅尔镇静地下命令说。“如果找不到房间，那您就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她。我的话您听明白了吗？”

等到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的时候，克来拉大笑起来。她很喜欢他的严格的作风，现在她很想和他好好地谈一谈。

但是維尔涅尔却照着他自己想谈的谈下去。

“我们的人都是很好的，”他说。“可是也有很多杂乱无章和不象样的事。我正在努力纠正这些现象。您能帮我的忙，我一定会很感激你的。现在对我们来说，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比一个建筑学家更宝贵。”他站起来说，“请原谅，我现在没有工夫。请您先安定下来，再到各处看看，了解了解各种计划，同工程师们和各工区主任谈谈，和格

拉那托夫談談。您是个聪明人，只要善于和他接近，他就会說出心里話的。他为人很好，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工作人員。我主要是依靠他，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得力。”

他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。

“我可得先和您講明，”他的声音变得严厉而冷酷，“我決不容許吵吵鬧鬧的。我的責任十分重大。环境是非常艰苦的，愿意工作，那就干。可是，吵鬧和引起混乱，那我是不許可的。还有，您今天沒有按次序就冲进我的办公室里来，这点我倒很喜欢，我不喜欢胆小的人。但是讓我們永远約定好，我的要求就是：办事要有条理，要踏实。”

他看到克来拉閃着警觉的目光，笑了笑。

“您大概觉得我是个很严重的官僚主义者，想要赶快揭发我的毛病。我相信您工作一个时期就会明白了。这不是官僚主义，而是办事踏实。手忙脚乱，什么事也做不好。”

克来拉暗自翻来复去地想：“我为什么要象个小学生似地听他这些傲慢的訓話呢？我們決不能合作。”

“而我的希望，”她站起来快活地說，“就是我們能够合作下去，我也喜欢办事有条理，办得很踏实。不瞞您說，人家已經对我說过，說和您在一起工作很困难，說您是个特种风格的人。”

她說了这話，馬上又后悔了。維尔涅尔沒有答碴儿，只是用敏銳的淺色的眼睛看了看克来拉。

“您多大年紀？”

克来拉象应考似地很費力地回答道：

“二十……八……”

他按了一下电鈴。

“您写一个录用建筑工程师喀蒲藍的命令，”他好象叫人默写似地对女秘書說。“再去告訴謝尔盖·維肯奇耶維奇，說我請他和喀蒲

藍同志談談，確定她工作的性質和範圍。同時把情況介紹給她，然後向我報告。就是這些。”

他把她送到辦公室門口。

“我請您，等您很好地了解了情況，把自己的工作仔細考慮以後，再來見我。如果您有問題想找我本人談，例如，有什麼意見或是需要什麼幫助，只要您願意和我談，我隨時都歡迎您。”

“怎麼，也許我們能合作。”她滿懷着疑惑不安的心情，離開了維爾涅爾。

黑龍江鱈魚在嘟囔：“克來拉不按次序就闖進去，呆了半個小時。”

“維爾涅爾同志什麼時間見客？”克來拉問她。

“九至十一，四至五，晚上十至十二，”女秘書背得爛熟，清晰地說。

克來拉走到街上。“晚上十至十二，”她重複了一遍。

“沒有關係，我去見了維爾涅爾，很快就解決了！”她聽到別人片斷的談話。

她走到陡峻的黑龍江岸上站住了。共青团員們幻想着花崗石砌的江岸，可是目前還只有三所住房、一些草棚、一個手工業式的木材廠、一個玩具式的發電站、一些原始的製造場和一些拔除了樹根的空地。她向四面察看着那將要成為她的城市的一切。她在這兒計劃着房屋、街道和完整的建築群。她貪婪地打量着城市輪廓的背景——寬闊的黑龍江，綿延不斷的山脈，密布着大森林的遠遠近近的山崗。她給自己勾劃了一個工廠的輪廓——世界上最好的工廠之一。這個工廠將是城市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。它應當和城市的建築式樣發生有机的聯繫。在舊世界，工廠是城郊的丑惡斑點，而新的、社會主義的城市，它的建築原則是把生活中的一切要素統一起來，把勞動與休息、勞動與娛樂、勞動與體育互相结合起來。工廠、文化宮、運動

場、舒適的住宅、商店、學校，這一切都應該聯繫起來，服從於一個思想。……建設這個新城市的思想應該叫做什麼名字呢？叫做幸福嗎？叫做協調嗎？叫做社會主義嗎？

她深深地吸着黑龍江上清涼的空氣，她的激動不安的心臟還在卜通卜通地跳動着。

維爾涅爾的態度既象是譏諷又象是寬大：“您多大年紀？……”
“我敢於……”“我不容許吵吵鬧鬧的……”——“這個維爾涅爾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”

她要建設一個壯麗而和諧的整體的城市。將要有成千上萬的工作人員建設這個城市，幾百個人設計各種圖樣，但是推動這些人的是一個指導思想，只有這個思想才能使人類雙手的一切創造有意義。這就是她的思想。是她的嗎？是的。她要體會這種思想，研究這種思想，並要實現這種思想。現在她正吸收着這種思想的精神，她並不是向希臘人去吸取，也不是向羅馬人去吸取；啟發她的思想的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，是斯大林的淳樸而合乎邏輯的英明指示，是五年計劃的熱潮和緊張性，是幸福的兒童們的純潔的眼睛，是令人驕傲的工業的發展，是喚起千百萬人向着幸福前進的堅強的願望。……

“喀蒲藍同志！”黑龍江鱈魚站在階梯上喊道。“請您收下住房証吧。”

克來拉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笑了起來。她收下住房証，但不要汽車，因為共青團員們會幫助她。她在鄉村的街道上走，就象在城市里的大街上走一樣，她微微抬起頭朝着陽光和風，用輕快的腳步往前走。她腦子裡產生出一種還沒有成型的回憶。關於什麼呢？她不知道。但總是和維爾涅爾有關的事：手的擺動，前傾的身軀，前額……什麼？誰？他象誰呢？

她並不去分析這些回憶，也不去尋求這些回憶的意義。她在自己的城市里邊走邊想：“是的，那麼這個維爾涅爾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”

九月初，从山崗上吹来刺骨的寒风，冰凉的雨下在低窪的盆地上，大道和小路都泥濘得不能行走，沼泽地的土壤原来就已含有很多水分，这一下子更是吸得饱饱的了。

后来，太阳露出头来，放出最后的光芒；刮起了一陣陣的微风，把水坑和路上的泥漿稍微吹干了一点，溫暖的日子又出現了，但这已經是另外一种秋天般寂靜的日子。

在拔树場上，在木材厂里，在工地上，工作都很困难。双脚直往泥里陷，湿透的树干又韧又滑，謾罵声傳遍了各个工区。偶尔有一个小伙子狠狠地罵一句，直起酸疼的后背，向四周張望一会儿，又象被神奇的幻象迷惑住了似地安靜下来。紧挨在他身旁的大森林，平靜无声，一动也不动地豎立着，白樺树上布滿了溫暖的金光，楓树变成火焰般的紅色，赤楊垂下了紫色的叶子，青翠的松树伸出枝丫，松树下面深暗色的蘚苔染滿了华丽的斑点。整个大森林好象由于落叶季节的开始而变得稀疏了，在树干中間远远就可看到明朗的林間远景。一会儿在这儿，一会儿在那儿，有些金色的、紅色的、紫色的树叶在这明朗的林間輕輕地打着轉，飄落下来。

如果走到广闊的原野，极目一望，四周圍的一切变化多快呀！不久以前，阴郁的葱翠的山崗还显得那么严峻單調，而如今，每个山崗在阳光照耀下，都放出五光十色的华丽的色彩，要是飄来一片彩云，那么这种色彩的边緣和它汇合在一起，就好像是在山崗上鋪上了一条美丽的东方地毯。

山崗上面的天空是高高的，輕飄飄的一片片白云在浮蕩，它并不用穹窿的幻象来欺騙人，而是使人产生一种飄渺无边的感觉。

在这样一个明朗的秋日里，有几个同志抬着謝瑪·阿力特舒列尔

沿着樹樁中間潮濕的小路從木材廠往醫院走。謝瑪仰着黃蜡色的臉躺在担架上，發紅的眼睛直盯住深邃無邊的天空。

“變溫層……同溫層……然後是……”他猛然說起話來，把同志們吓了一跳。“太陽到地球有一億四千九百萬公里。……”

“他在說胡話，”耿尼卡·卡留日奈打着冷顫說。

“不是，”耶比法諾夫說。“好象就是這樣。”

“等到人們能在同溫層里飛行的時候，”謝瑪又說起話來，并笑了笑，“我們就會離莫斯科近多了，至少要近十倍。……”

托尼亞在担架旁邊出現了，她彎下身去，用溫柔的眼光看着謝瑪。她看到別人的痛苦，心軟了。

等人們把謝瑪抬到醫院門口，放在階梯上坐下了，謝瑪就說：“你們走吧，小伙子們。”

朋友們躊躇不決地站在那裡，謝瑪靠着牆向着明朗的天空微笑起來。他那活潑的眼睛里映照出秋天金黃色的光彩，他是清醒的，但是朋友們却知道他的體溫已經是到了四十度點二了。

“走吧，走吧，”謝瑪一再地說。他看到了托尼亞那真摯而安靜的溫柔眼光，凭着病人直覺，选中了她，因為病人總是盼望落在一双可靠的手里的。“托尼亞留在这儿陪我，你們去工作吧。”

• 托尼亞接下了這個操心的重担，默默地点了點頭，走進醫院去。助理員跑來跑去，毫無結果——沒有病床。托尼亞闖進醫生的接診室，也不理會那個正在讓醫生听診胸部的裸着半个身子的小伙子。

“我們把最優秀的突擊隊員謝瑪·阿力特奇列爾抬來了，他的體溫四十度點二！”托尼亞喊道。“他在外面。您如果不立刻把他安頓下來，我就要控告您！”

醫生的听筒從手里掉下來，他彎下身子去拾，眼鏡又掉了。托尼亞把眼鏡遞給他，輕輕地說：

“我們去吧，事情很嚴重。”

裸着半个身子的小伙子用衣服裹住上身，贊同說：

“医生，您去吧。我等一会儿。”

他又对托尼亞說：

“多么可憐哪。……是伤寒病吧？”

可是既然沒有病床了，医生也同样是沒有办法。托尼亞使勁地甩了甩头发說：

“那么，就得讓哪一个人出院。”

她大胆地走进病房，向熟識的共青团員們点了点头，喊道：

“喂，小伙子們，这儿有誰結实一些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病人們好奇地問。

“謝瑪·阿力特哥列尔病了，他發燒到四十度点二。他現在在外面，誰同意把病床讓給他？”

好几个人都毫不犹豫地脚从床上伸下来。

“医生，請吧，”托尼亞說。“現在該由您決定讓誰出院。”

医生露出又滿意又怀疑的神情，打量着这个在他的医院里当家作主的女共青团員。他暗自发笑，但嘴里却嘮叨着，坚决地不同意讓任何人出院。有一个小伙子，別特路宁，再过三天才能出院。还有一个小伙子，沙佛諾夫，得过一个星期。但可不是今天。医生不能这样做，他沒有这种权利。……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！”沙佛諾夫应声說。“我和米奇卡躺一个病床好了，我們輪流着睡。把謝瑪抬来吧。”

独自留在外面的謝瑪蜷伏在台阶上，他那迷迷糊糊的眼睛里已經映照不出秋天金黃色的光彩，眼睛里盖滿了一层薄霧。

“抬起来！”托尼亞指揮着医生說，并輕輕地抬起謝瑪的肩膀。他們倆把他抬进了病房。托尼亞沉着地給謝瑪脫下衣服，把一件潔淨的襯衫穿到他那燒得火热的身上。然后她走出去，讓医生留在病人的身边。

“我估計是‘格魯布性肺炎’，加上身子太虛了，”醫生走出來對托尼亞說。“情況惡劣。我這裡只有一個助理員。你能留下來嗎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你是不會裝模作樣瞧不起這個工作的，這點我倒看得出來。但是你懂點醫學嗎？葯品，你懂得嗎？識字嗎？”

“我現在不懂，可是我會懂的，”托尼亞說。“您想叫我在醫院里工作嗎？”

“我需要一個護士，我能教會你的，可是在戰場上就得象在戰場上的樣子，”他補充說，但是他立刻看出托尼亞沒有听懂他說的這句法國諺語，他就氣虎虎地正了一下眼鏡，解釋說，“和狼住在一起就得學狼叫。我想你是能學會的。只是不要用法院來威脅我，吓唬不住我的，這一點你要注意。”

“好的，”托尼亞說。

謝瑪仰臥着，瘦小的身子熱得燙手，一雙眼睛燒得通紅。

“你今天看見天空了嗎？”他興致勃勃地問托尼亞，並且拉住她的手。“你見過這樣的天空嗎？噢，奧德薩的天空比哪兒都好，可是這兒的天空更加壯麗。……這兒的天空很遼闊。……在這兒你抬頭一看，就什麼都看得見：看得見同溫層，而且看得見比同溫層更高的天空。……”

病人們不由得都往窗外看，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。

“不，”謝瑪說。“要躺着看，一直往上看……往上看……我真想在同溫層里飛行。”

“這倒真好！”沙佛諾夫躺在別特路寧的腳的那一頭，同意說。

“要是有一次飛得高高的，看看整個地球是什麼樣子，那該多好，”別特路寧說。

“有這樣一個飛行員，是一個優秀的高級駕駛員，”謝瑪說。“他的身材很矮小，人家不讓他當飛行員，他就給加里寧寫了一封信，說

只要录用他做飞行员，他就站着飞行，于是加里宁下命令把他录用下来。等我们把城市建成以后，我也去当飞行员。”

他呼吸很费力，嘴唇都烧裂了，但他并不是说胡话，他只是更不可抑止地热烈地在想象。

“我真想飞起来，消失在白云里，”他说。“再过三年，有一天忽然迷了路。……看见下面有个城市，这个大城市在一条大江的边上。宽阔的台阶直通到江边，在岸边的槐树荫下放着一一些白色的小桌，小桌子旁边坐着一些穿白色西服的小伙子和穿花衣服的姑娘们，他们喝柠檬汽水，用草管吸咖啡，还吃各种冰淇淋。我穿过这个城市，所有街道都在绿荫下，直得象一支箭，人们在宽阔的林荫路上散步，大家都有说有笑，眺望着四周，就象在结里巴索夫大街^①上的夏天那样。我穿过全城，走进一座很大很大的大门。……在新的工厂里，要盖起象给皇帝盖的那样的大门，让人一走进去就会欢喜得笑起来。……我走进这样的大门里，顺着柏油路的林荫道走，看见象宫殿一样精致的空中楼阁一类的建筑物。……人们对我嚷：‘快点，谢姆卡，放开脚步跑，睁大眼睛看！’我看着人们怎样把闸门打开。……你知道怎么打开的？一按电钮就成！水涌进来，一只天蓝色的大船在波浪上晃动着，美得很，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美丽的船，信号发出以后，红旗就升起来，乐队奏起乐来，人们都会高兴得眼泪直流。……这个船的名字叫共青团号。这个城市也是用共青团起名的。”

大家都在听着。从墙角里传出了伐木工人菲佳·秋玛果夫的嘶哑的声音：

“你的话里全是蜂蜜。”

谢玛急忙抬起身子，甚至坐了起来。

“你以为怎么的？你想想我们是为什么建设的？我们为什么生

^① 结里巴索夫大街：奥德萨城的一条大街。

病，我們為什麼在水坑里泡着，我們又為什麼不屈服呢？你以為我們製造轟炸機就是為了作戰嗎？正是為了消滅戰爭！我們都這樣忙着，吃的不好，又沒有皮靴穿，姑娘們也沒有衣服穿，這都是為了什麼呢？為的是設一所修道院嗎？不，為的是生活美滿舒適，為的是一切都富裕，為的是大家都歡樂地生活着！”

醫生氣虎虎地跑進病房來，他一眼就見到臉燒得通紅的謝瑪正在床上坐着，全病房的病人也都抬着身子，顯出很興奮的樣子。

“怎麼開起群眾大會來了？”他尖聲喊起來，伸手就把謝瑪放倒在床上。“是誰允許你們召開群眾大會的？你是幹什麼的？這也算個護士！難道你一點醫學也不懂嗎？”

醫生一走，托尼亞感到很慚愧，逼着讓所有的病人都躺下，馬上又傳來了菲佳·秋瑪果夫的嘶啞的嗓音：

“倒真是想去看，可就是鬧起壞血病來了，我想還是可以治好的，是嗎？”

沙佛諾夫躺在病床的半邊，一面翻身，一面回答：

“再說，也怪可惜的，是我們開始干的，反倒讓別人來住？我一定要等到城市建設起來，管他媽的壞血病。壞血病，反正死不了人。”

3

克來拉·喀蒲藍等候着見維爾涅爾。維爾涅爾怀着真誠的喜悅心情親切地接待她，在他的話里毫無矯揉造作和書呆子氣。他詳細地問她的生活安排得怎樣，還答應給她送一個沙發椅去。

“您上次對我說，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在目前比一個建築學家更寶貴，”克來拉說。“我現在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一個建築學家來和您談話的，我有些重要的、迫切的建議。”

“請說吧。”

“我到此地以后，就选中了三个共青团员：克拉娃·梅丽尼果娃，謝瑪·阿力特哥列尔和耶比法諾夫。您認識他們嗎？”

維尔涅尔急忙地看了她一眼，變得很緊張，斷然回答說：

“不認識。”

“太不應該了，”克來拉也同樣干脆地斷然回答說。“要善于認識人。當演說家講演的時候，他總是在人群里挑幾個人看看他們的反應，來判斷自己的講演的效果。是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顯出很注意的樣子。

“我选中了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。您真的不認識克拉娃·梅丽尼果娃嗎？不認識克拉娃和謝瑪，怎樣能領導這個建設工程呢？那麼謝辽查·果里岑您認識嗎？”

“想起来了，他是个副司机，是一个能干的漂亮小伙子。”

“您知道他开小差了嗎？”

克來拉看到維尔涅尔有点難為情的樣子，很滿意。她就親切地說下去：

“維尔涅尔同志，你們這兒的情況不好，幹部都快累垮了。我說的這三個共青团員里边，克拉娃老咳嗽，得了干性肋膜炎，謝瑪在住院。耶比法諾夫健康、愉快，他身體很好。直到現在，您總是把他們和耶比法諾夫來比，我希望您也要看到克拉娃和謝瑪他們。這就是我的建議的實質。”

“能不能知道這種實質怎樣具體表現出來？”

他很感興趣，可是克來拉却厭惡他那流暢而結構美麗的詞句，他的這種學究氣味。

“實質是這樣：立即把工業建設攔一攔，馬上建築一大批簡單的住房，這樣做是合算的。沒有住房，就會沒有幹部。”

她的建議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，現在她正等待着他的詢問和反

